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 劫泪缘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 劫泪缘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劫泪缘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48 - 7

I. ①劫…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291 号

---

点 校: 高 姗  
责任编辑: 蔡晓欧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25 字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 第一回 遭水灾穷途悲落魄  
投至戚姑父欺孤儿 ..... 1
- 第二回 怜我怜卿情深若海  
赠帕赠金义重于山 ..... 11
- 第三回 迫饥寒投考遭骗  
浇块垒借酒看花 ..... 26
- 第四回 充园丁暂执贱役  
呼大哥且做西宾 ..... 42
- 第五回 侠义客拯姝出泥污  
风雨夕游子病缠绵 ..... 57
- 第六回 体贴入微三姨情重  
压迫到死孽子恨长 ..... 72
- 第七回 效鹑奔惊生意外艳  
畏多露节全个中人 ..... 86
- 第八回 疑外疑寻珠近秋柳  
巧中巧拾笔识芙蓉 ..... 98
- 第九回 坐对名花听雅谑  
携将西子泛轻舟 ..... 110
- 第十回 趁良宵雪中逢旧雨  
晤高足灯下探真情 ..... 126

第十一回	一室生春围炉把酒 三径就荒对影招魂 .....	138
第十二回	为陆郎抛家出走 感双美着语温存 .....	148
第十三回	海客言旋承色笑 湖滨小驻乐优游 .....	159
第十四回	温而柔并肩话绮语 酸又苦携手试芳心 .....	170
第十五回	祝寿星笙歌并作 见绿珠啼笑皆非 .....	183
第十六回	有心人果然成眷属 多情女毕竟践前盟 .....	196
第十七回	左右为难情敌当面 始终如一割爱明心 .....	209
第十八回	割断情根用心良苦 传来蜜柬感德莫忘 .....	222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	裴效维 237

## 第一回

# 遭水灾穷途悲落魄 投至戚姑父欺孤儿

太阳像喝醉了酒，涨红着脸儿，在西山下慢慢地沉沦，剩下的一片余光，反映在淡蓝的天空里，呈现出片片的红霞，似金波高涌，似彩云回绕，五光十色，刻刻变化无定，一会儿像天女散花，红紫的花朵，纷纷地飘飞，一会儿又像五彩画像，丹枫婆娑，山峦起伏，蔚为奇观。几只海鸥掠着水面，上下飞翔，那白羽衬着晚霞，更觉美丽。远望长江一碧无际，只觉得天连水，水接天，此景此情，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了。那时候，茫茫的长江上，漂浮着一只商船，舱顶上满站着人，大家都在眺望黄昏时江面的美景。在船尾铁栏杆旁倚着一个少年，独个儿抬起头，望了天空，默默地出神，仿佛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夕阳整个地去了，天空的彩霞也慢慢地消逝了，四周罩了一层薄薄的烟雾。舱顶上的人们，知道夜色已整个降临了大地，大家都回到舱里去，只有在船尾的那个少年却仍是呆呆地站着。四周寂静了许多，没有谈话声，也没有嬉笑声，只有一阵阵的秋风，发出萧萧的秋意，使四周的景色，更增加了不少的凄凉。那少年也觉得黄昏的好景，也就这样地幻灭得无影无踪。李义山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真令人感慨系之。因此更想起了人生在世，何尝不是像浮云一般，夕阳一霎，刻刻地变换。即以我个人而论，自己过去的生

活是多么甜蜜，想到眼前要飘离异乡，又是多么凄楚。茫茫的大地，何处让我安身呢？未来的生命，不也是和浮云一样飘摇无定吗？他想到这里，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天空由灰白色变成紫蓝色了，无数的小星闪烁着出来，但见银河在天，万籁寂然，耳际唯闻水声澎湃，好像万马奔腾，又如千军呐喊。四周是更黑暗了，他低下了头，望着微弱的灯光下，船尾的叶子板不停地盘旋，打得水花飞溅，发出了嗒嗒的音调。虽没有成韵，倒还合着节拍。因此他又坠入了一种幻想，要是自己能跳了下去，那一定被它打成一片片葬身在鱼腹之内。他觉得这样子，确乎是一件痛快的事，丢了一切的烦恼，得了人生的归宿。他握着铁栏杆，望着黑漆的水面，那水也如乎和他在点头。他在这时候，又若失去魂魄一般，心如麻乱，忽觉有人在他背上一拍，接着大声叫道：“喂，陆青超，你一个人还老是站着干吗？累得我好找。”青超这才恢复了他原有知觉，回过头来一见，原来是他的同伴范白化。因对他望了一眼道：“你找我干什么？”白化听了一呆道：“现在什么时候了，找你还有什么事？快下去吃饭啦。”白化说着也不等他的同意，拉了就跑。

进了舱里，就觉得一阵热气，怪难闻的。白化拖着青超在舱内圆窗边一只铺上坐下。青超瞧着凳上放着两碗黄米饭、一碟子咸菜，和一碟子豆腐干，因望了白化一下。白化却笑着端起饭碗来，用筷子一指青超道：“怎么不吃啦？”青超这才端起碗来，划了一口，用筷子去夹咸菜，还未放进嘴里，就觉一阵又酸又臭的气味直冲鼻内，叫他实在难以下咽，便把一筷子的咸菜仍放在碟子内，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呆呆地端着饭碗不动了。白化见他这个样子，摇了摇头道：“青超，你有三天不曾好好儿吃饭了，身子要紧哩。现在逃性命的当儿，只好马虎一些，好在明天一早可到上海了，就熬了这一晚吧。”青超把饭碗放在凳上摇头道：“我委实不想吃，你自个儿吃吧。”白化向他望了一望道：“那么向茶

房另买一只菜吧。”白化说着伸手到青布的夹衫袋里，如乎要去摸钱。青超忙拉着他的衣袖道：“大哥，你别费心了，我真的不想吃。”白化道：“饿坏了身子可不是玩儿的。”青超如乎不耐烦般地躺了下来道：“哪里就会饿坏了身子？你自己吃吧。”白化听他这样说，也就不再开口了。青超望着小小的一间舱内，倒要住着三四十个人。横一只铺，又直一只铺，好像沙场上的尸体，东西南北地歪着。声音又嘈杂起来，有老年人的咳嗽声，有小孩子的啼哭声，还有拉琴叫唱……

在几盏暗淡的电灯光下，流动着烟雾。空气又齷齪又湿闷，他觉得眼前一切是这样秽浊的，因转了一个身，静悄悄地脸朝着内，斜躺着。白化吃完了饭，茶房拧上面巾，把碗筷菜碟都收拾了去。白化呆呆地瞧了一会儿青超，推他一下道：“你有没有不舒服？”青超懒洋洋地答道：“没有什么。你别担心啦。”白化叹了一口气道：“你也别整天愁眉苦脸了。这次故乡的水灾（汉口于民国廿三年旧历七月初，江水曾涨至一丈余，全市人民遭灾者不知其数），我与你能活在今天，完全是虎口余生，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啦。陆太爷和老太被水淹死了，这是人力不能挽救的，你能逃出了这条性命，这还算是陆太爷为人慈善的报答呢。你想着过去的事，固然伤心，不过你瞧瞧我，不是一家也都淹死了吗？你还只二十岁的小伙子，又是大学里出来的，到了上海不怕找不到一个职业，就是我将近三十岁的人，也还想活命呢。你别以为这样子算苦了，要知道再苦些也得忍耐下去。所以一个年轻的人，终要吃些苦，把身子锻炼一下，将来才有用呢。”他说到这里，如乎又在感叹了。青超听了，更觉沉闷，听到后来，一团愤愤不平之气，更觉无限伤心，一时又转念一想，觉得他的话亦是有理。想白化在我爸的店内做了五年的账房，他的性情我也知道，他向来是直爽的，无论谁有了错处，他都不管人家恼怒，非



向人家直说不可。平日空的时候，和他谈谈，倒也感到很有些兴趣，所以俩人感情很好。这次的水灾，真巧得很，偏又和他一同逃出，一路上倒也亏他照顾的。青超想到这里，心里又觉得万分地感激。忽听白化又接下去道：“明天早晨，到了上海，我先送你到静安寺路愚园路苏公馆后，我就要动身到南京去……”

白化说到这里，突见青超从铺上坐了起来，握住了白化的手道：“大哥，咱们同在死里逃生，你难道不能在上海找些事做吗？为什么这样匆匆地又要别开哩？”白化倒没防着他突然地坐起来，不免一怔，听了他这样说，因笑了一笑道：“我所以要到南京去也有个原因，一则南京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党部里办事，或许能有个机会；二则上海人地生疏，比不得你有姑母家去安身。”青超听了忙抢着道：“大哥，这是哪里话？我父亲在日，帮助姑父的地方很多，难道凭着我的脸，连大哥暂住几天都会不允许了吗？”白化淡淡地笑了一下道：“老弟的话固然不错，不过现在的人心比不得从前，有钱人最恨的就是穷人。季子所谓‘贫贱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这两句话，我以为还要掉过来，应该说富贵则父母不子，贫穷则亲戚畏惧才对哩。像你老太爷这样能救济别人的患难，现在世界上能找得出几个呢？这次你这个模样儿去，恐怕就另有一副脸儿了……”白化说到这里，忙又咽住了，握了青超的手，摇了一下转口道，“总之，咱们暂时相别是没甚关系的，咱们日后见面的日子可多着啦。到了南京之后，有了安身的地方，就会写信给你的。”青超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我真想不到会弄得这样狼狈。”白化道：“你别傻了，这也并不是我们两人如此，你瞧全舱这许多人，哪个不像我们一样，要去亡命他乡呢？”青超也没有什么回答，回转头来向小圆窗外望了一眼，水面上漆黑的，只有星光点点，如伴着旅人的寂寞，便仍又懒洋洋地躺了下来。这时舱内的声音是比较静得多了，人们都

入睡乡了，只有不多几个人，虽然是躺在铺子上，眼睛却睁得大大的，望着头顶上白漆漆的铁板。

第二天早晨，小贩的一阵叫卖声把青超从梦中惊醒，忙一个翻身起来，揉了一下眼睛，见白化已经洗好脸，因忙笑道：“你已起来了。”白化点头道：“船已碰码头了。”青超两手一伸，如乎还不曾睡醒，又打了一个呵欠道：“这样早已经到了吗？”白化笑道：“自然到了，你瞧哪里来这许多小贩呢。”说着叫茶房来倒了面水，让青超洗脸漱口。白化又买了几块蛋糕，俩人充了饥。好在没有行李，也不必忙了一阵。给茶房酒资后，与青超下了码头。

天尚灰色，如乎还在下着霏霏细雨，晨风吹在脸上，是已感到了秋意。青超十岁的时候曾到过上海，那年是跟着父亲出来的，记得在姑父家里住了三个月，韶光易过，一忽儿已是十年。这时抬头望着外滩的建筑物，又添了不少。回想自己的学业，毫无进展，而命途又这样地多乖，岁月依然，湖海浮沉，剩有一身。正在想着，白化道：“三年前为了营业上的事，到上海来住过几天，这里是十六铺，过去是爱多亚路，再下去便是英租界了。”“这些我倒还记得的，”青超道，“十年前，我姑父是住在虹口的。”这时白化已叫到两辆人力车，青超在车内瞧着一路上高大的商店，似丽华、永安、先施等都巍巍然矗立天空。汽车来去不绝，往来女子奇装异服，目不暇接，有的穿着裸脚的皮鞋，旗袍的叉子开到大腿上，觉得上海号称第二巴黎的，真名不虚传，与十年前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车子到了静安寺路愚园路苏公馆的门前，停了下来。这时候细雨已停止，而还开起淡淡的秋阳来。白化握着青超的手笑道：“老弟，恕我不送了。”青超听了忙连连道：“大哥，你干什么这般急？你既然是不愿意在这儿耽搁，那么进去坐一会儿也不妨事

呀。”白化道：“并不是这样说，我想趁十点班的车到南京，坐了以后，时候恐怕是来不及。”青超凄然道：“那么我该送大哥一阵才是。”白化笑了笑道：“你别客气了，咱们后会有期，前途保重吧。”青超紧紧地握着他手摇撼了一阵，仍是依依不舍。白化放脱了手向他一挥道：“进去吧，咱们终有相见的日子。”青超呆呆地站着，望着他长大的身影渐渐消逝了，才回身向苏公馆的大门前走去。抬头见两扇乌漆大铁门紧紧地闭着，只有旁边一扇小门，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管门人。青超想姑父现在可更富裕了，十年前我记得不还只有住着三楼三底的租屋吗？青超忽又想起，哦，是了，五年前，自己尚在中学里求学，听说姑父不知怎样，得罪了一个社会闻人，便要捉他，姑父来求我父亲，不是父亲请了人替他解了围？后来他在交易所买公债，便发了财，所以现在住这样大的公馆了。青超想着，便走了上去，向管门的人道：“请问苏成芳先生可有在家？请你通报一声，有个亲戚陆青超求见。”那个管门人好似没有听见，头也不回一回，只管自己抽着烟。

青超虽然是因水灾来投亲戚的，不过他不是什么土老儿，会向那个门房说好话，恳求他去通报。青超在武汉大学求学时，什么人都瞧见过，凭着父亲只养了他一个，平日挥金如土，无论什么地方，哪个下人们不称呼一声“少爷”奉承他？今天见那管门人如此无礼，怎不恼怒？不禁喝道：“喂，你耳朵可有聋了没有？”那个管门人这才回过头来，把手中的烟尾向地上一掷，对青超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见他穿着一件灰哗叽的长衫并里面的纺绸衬衫，均已污秽不堪，一条维也纳的裤子也已有几个小破洞，脚下一双皮鞋已给水浸成不像样子，这便冷笑了一声道：“我倒没有聋了耳朵，你可真是瞎了眼珠不成？直呼老爷的名字，你可吃了老虎胆吗？敢在这儿放肆！”青超听了这几句话，真把

脸儿都气得白了。他自落娘胎，从未经人这般骂过，这就恨得咬紧了牙齿，伸手就是一掌打去。那个管门人因为平日来拜望老爷的人，终是坐着汽车来的，尚且不敢直呼老爷名字，今见他衣衫如此褴褛，已是憎厌，又见他这般倔强，更是瞧不入眼，以为给自己一吓，他定会软化，而且还要哀求，也可以给他知道这里的威势。不料事出意外，今天遇到了辣手，一则他也没有防到，二则，青超在校里，是加入国术团的，所以这一下打去，其力不小，把那管门人，从凳上跌倒在地下，爬也爬不起来。这时青超才气出一句话来道：“大胆走狗，今天不给你一些教训，日后更要仗势欺人了。”那管门人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爬了起来，右颊上已深深地印上了五个手指痕。他仍似狼似虎地跑上来，拖住了青超的衣袖。正想吹警笛的时候，忽听汽车喇叭鸣的一声，只见一辆天蓝色的汽车已驶到了门前。

车中人因为见门房里没有人来开门，因探出头来娇声呼道：“苏大，又在和人吵闹了。”青超一听，原来是个女子声音。苏大听了，便忙连声道：“小姐，不知哪里来的野小子，竟敢持蛮地欺侮我，还呼老爷的名字。你瞧我的脸，不是已被他打得统肿了。”那女子见苏大真的脸上高起了一块，便也含怒道：“你这个人，为什么要打我们的门房啦？”青超便回过头来，见车中那女子只探出半个头，所以瞧不清楚她的容貌。听她责问着自己，心里更觉愤愤不平，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道：“笑话，自己的门房依势欺人，倒来派别人的不是。我陆青超不给他一些教训，以后更要没有国法了。”那女子一听说“陆青超”三个字，忙开了车门，跳下车厢，对苏大呵斥道：“这就是陆表少爷，你还拉着干吗？快给我赔罪！”说着又向青超笑盈盈地点了点头道：“你莫非就是青超表哥吗？”青超听了这话，不觉一怔，便向她呆呆打量一番，见她头上烫着最新式的波浪发，眉不画而翠，唇不点而红，最动

人的是剪水双瞳，并那两颊上的酒窝儿。身上穿着一件淡绿色的旗袍，袖子短到肘上，露出嫩藕的玉臂，柔软可爱。指上戴着两只钻戒，脚上踏着一双淡黄色的革履，亭亭玉立，笑意生春地向自己瞧着。青超觉得这个脸儿甚是面熟，仔细一想，哦，是了，自己真有些气昏了，怎样小时常一同玩儿的绿珠妹妹都认不认识了？因忙亦含笑道：“正是，你可不是绿珠表妹妹嘛！”绿珠点头微笑道：“表哥，你可别计气。”说着回头又问苏大道：“苏大，你还呆站着干什么？”苏大这次真出乎意料，被他打了一掌，还得赔罪，只得自认晦气，这也是平日狐假虎威的一些小教训。

绿珠开了车门，笑向青超点头，青超会意跳上了车，绿珠关了车门。苏大早已开了大铁门，绿珠拨动机件，车身便驶了进去。为了大门与大厅弯弯曲曲地离了许多路，车子慢慢地进去，倒也要有几分钟。青超因望了她一眼笑道：“表妹，十年不见，连汽车都会驾驶了，刚是在哪儿玩儿？”绿珠微笑道：“早晨去买一些衣料，昨天校里开学，今天星期六，后天正式上课。”青超道：“我倒没知道表妹是在哪个学校里求学？”绿珠道：“说也惭愧，中国女中下学期才可毕业哩。”青超道：“妹妹小我两岁，那就胜我多啦。”绿珠听了，把眼波向他一瞅笑道：“你还说啦，我听爸说，你在武汉大学里明年可以毕业了。”绿珠说到这里，又换了感叹的口吻道，“光阴真也容易过，记得十年前，舅父和表哥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咱们两个不还是一团的孩子气吗？刚才要不是你说出了姓名，我哪里还认识呢？”绿珠说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为什么他只有一个儿出来，而且弄得这般狼狈模样。正向青超问舅父母可曾同来的时候，车子已到了大厅堂前面。石阶前正在浇花的苏元，一见小姐来了，忙放下水壶子，来开车门，绿珠挥手道：“你快去通报老爷，说汉口陆表少爷来了。”苏元答应一声，便直奔内堂去了。绿珠挟了一包衣料和青超跳下车来，走上石阶。

到了客厅，苏珍把衣料子接过拿进去，苏利端上香茗。青超瞧着厅上摆着全副紫檀红木的家具，四围油着雪白的粉壁，挂着名人的字画，上面还放着许多古董，商彝、周鼎、秦瓦、汉砖，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纤尘不染。绿珠笑道：“请坐呀，老是站着干吗？”青超笑了一笑，便坐下来，绿珠便也在对面坐下陪着。这时候苏元出来道：“老爷说过一会儿就出来的，小姐先伴陆少爷谈谈吧。”绿珠道：“爸每天不到十二点是不肯起身的。”青超笑了一笑喝了一口茶道：“表妹你倒是起得很早的。”绿珠抹嘴笑道：“这也不知道为什么，起得迟一些反而要头疼的。我知道自己该是长在乡村里才对。”青超听了也笑道：“起得早，对于身体是很好的。我想表妹大概每天很忙吧？”绿珠扑哧笑道：“我是无事忙，每天空闲着，终想找些事干。”青超道：“还是瞧瞧书消遣。”绿珠道：“瞧书我没有这样好的耐性，翻了两页，就觉闷了，倒还是常和姨娘谈谈聊天。”

正在这时，忽见厅后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留着短短的胡须，见青超这样狼狈的形状，便把笑容渐渐收了，冷冷地叫他坐下，又向青超打量一会儿淡淡地道：“你的令尊令堂可有一同出来？此次汉口大水，你们有受影响没有？”青超听他提起了父母，忍不住一阵心酸，眼圈儿一红道：“这次大水涨至一丈余，遭难者不计其数，可怜我父母不幸，亦都被水淹死了。”青超说到这里，已是哽咽无声，眼泪水不断地滚了下来。成芳听他父母俱亡，心里更觉不喜，蹙紧了眉毛，摇了两摇头，也不劝慰他，只管自己吸着烟卷。倒还是绿珠，站在她爸身旁，听着舅父母都死了，暗自想，怪不得超哥这般狼狈模样，原来他是从死里逃生的。自己也真糊涂得可怜，报上载着汉口水灾，我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瞧着青超泪流满面，想着自己小时母亲早亡，多亏舅父母慈爱抚养，也忍不住一阵伤心，泪珠就簌簌下来。青超拭去了

泪痕接着道：“我恳求姑父替侄儿找个职业，那就感恩不尽了。”成芳听了这话，把雪茄烟用手指弹了一下，现出不耐烦的神气，觑了他一眼道：“上海市面也是十分凋零，各业大受影响，谋一个职业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不瞒你说，我的大沪银行也难以维持，而且我去年已经说过，以后再不管什么闲事了。现在你既然到我这里来托了我，我瞧在亲戚的份儿上，破了一下例。不过你暂且在这里住几天，我慢慢替你想办法吧。我还有一些事先走了。珠因，你伴着他去见你的姨娘。”说着便站了起来。绿珠觉得父亲对待青超这个样儿，实在太冷淡了，真出乎自己意料。正想说话，见苏亭已叫阿三把老爷的汽车开过来。

成芳已上了汽车，青超勉强站起来，走到石阶上送着，直到瞧不见了汽车影子，仍是呆呆地站在石阶级上。想着早知姑父如此无情，我宁可饿死也不上这势利的门了。有其主必有其仆，姑父待人如此，无怪刚才管门的也有这副丑相待客人了。因此他又想着了，昨夜在船上白化大哥对自己所说的话，真是洞悉人情、阅历之谈了。但是姑父与我家的交谊而说，真是不应该如此冷淡对我的。记得父亲在日，那年姑父到汉口来拜望我父亲的时候，见了我，不是口口地称赞我？父亲还客气地说，以后叫姑父照应，他不是连声说“当然，当然”？现在呢，言犹在耳，那环境却是完全相反了。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青超眼前人虽穷，其志难道也会穷吗？我何不早早离开这里，免得受人家的憎厌，别丢了父亲生前的脸。天无绝人之路，我有的是两只手，不怕找不到一碗饭吃。以前只知挥金如土，只有人求我，没有我求人，今天才得了这个教训，唉，还不算是迟呢。他如醉如痴，想到这里，反哈哈笑了起来，自语道：“走吧，这里非我留恋的地方。”说着像失了神般地一步一步地踱下石阶级走去。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怜我怜卿情深若海 赠帕赠金义重于山

当时绿珠站在青超的背后，见青超呆呆地站在石阶级上，知道他心内感到失望，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想父亲是真的太无情了，刚才这种的情形，不是使他难堪吗？但是自己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好呢？绿珠正在欲前不前地想着，忽见青超自言自语地说了这句话，便慢慢地踱了下去。绿珠再也忍耐不住，便忙赶了下来，到青超背后，轻轻地拍他一下道：“超哥，你走到哪儿去呀？”青超头也不回，隐隐地闻他说：“大丈夫怕就这样饿死不成？”说着仍是紧紧地向前走着。绿珠听他说出这话来，心里又恨又怨，恨的是爸爸太不讲情理，怨的是想我对你的一番情意，你难道一些也不知道我的心吗？就是你有不平的话要说，也该对我爸去说呀。想我俩自小一块儿长大，虽不能说心心相印，但两小无猜。现在虽然隔别了多年，我也何尝有不把你放在心上？女子痴心的多，岂知你这样无情？绿珠想到这里，忍不住一阵心酸，一时便呜呜咽咽起来。

青超听了她的哭声，方才如梦初觉，一面停步，回过头来，骤见绿珠在一株梧桐树下，把手帕掩着脸儿哽咽着，心里懊恼万分，深悔不该如此决绝。但这也是自己一时的气愤，姑父这样无情，对于珠妹，本就不相干的，我何苦使她芳心难堪呢？要是她也有姑父那样嫌贫的心理，刚才门外也没有那样的深情对我了。



青超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应该了，一时心里感觉得十分不安。又瞧着她倚在梧桐树下，淌着眼泪，不胜娇媚，仿佛如带雨莲花，心里怎能忍得住不回转身来？走到她的身旁，伸出一只手来，轻轻拍她一下道：“珠妹，请您恕了我吧。”绿珠听他这般地说，心里不知是悲是喜，泪珠儿愈觉滚滚地落下来，粉颊上沾了不少的泪痕。青超乃把她的手帕拿来，替她拭去了眼泪连声道：“珠妹，珠妹，你别哭啦，我知道你的心，我……”青超说到这里，绿珠忽然带泪一笑，把手背向眼帘揉了一下道：“好啦，我问你，你现在要走到哪儿去呀？”青超见她是一脸笑容，兀那含着眼泪，觉得她仍是不脱孩子气，心里就更感到她的可爱。见她问这句话，自己倒真的回答不出，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呆呆地望着绿珠，仍是说不出一句话。

这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把早晨落下的雨水留在梧桐叶上的水珠儿滚滚滴了下来，打在两人的脸颊上，都吃了一惊。绿珠抬头向树梢上一望，微笑道：“我道又要下雨了。超哥，你来，咱们进去见了姨娘，我有话对你说哩。”绿珠说着秋波向他一瞟，又低身笑了。青超见她仍是谈笑如若，便不敢拂她的意思，慢慢地跟着她走着，从几株梧桐树转了弯，进了另一个的院子。里面周围种着冬青，高与人齐，两旁叠石为山，十分透剔，下面草地上种满秋花，红白相间开得十分茂盛。正面一间小小的会客堂，里面摆设得非常时式。有两个老妈子在打扫，一见了绿珠，便叫着小姐。绿珠道：“吴妈，姨娘起来没有？你说汉口陆少爷来了。”吴妈忙答道：“姨太太起来了。”说着便从长廊走入内房去了。不多一会儿，只见走廊边走出一个三十六七岁，徐娘半老的人来。青超思量，这大概是她的姨娘徐氏了。

记得绿珠在三岁的时候就没了娘。那时姑父并不富裕，也没续弦。珠妹在我家住了三年，我妈把她当作了亲生女一样地爱护。这年湖北来了一大批的难民，我父亲因为珠妹久住我家，也